

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構形

(The lives of migrant sex workers conformation)

報告人:張貴英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五日

## 第一節 前言

對移動脈絡的關切，得要說『我們生活的世界是極不公平的。對於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搬離他們曾經生活的城鎮、鄉村可能是改善生活機會的最好（有時是唯一）的選擇。人員流動對於提高收入、教育水準、個體和家庭的參與性，以及為孩子的將來提供美好的前景等方面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它的價值遠不只這些，有權決定在哪裡生活是人類自由的一個關鍵因素。目前世界上還沒有關於人口遷移的典型概況了解。水果採收工、護士、政治避難者、建築工人、專家學者、電腦程式設計人員等近 10 億人在國內以及海外流動。當人們開始遷移時，不管是在國內流動還是穿越邊境線，他們也就開始了充滿希望和不確定性的旅行。許多人遷移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好的機會，希望把自己的才能與目的地的資源很好地結合起來，以使自己常常伴隨他們的家庭受益。如果他們遷移成功，那麼遷出地和遷入地也同樣受益。然而，由於流動人員的多樣性以及各種法律法規，人員流動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最複雜的問題之一。特別是正值全球經濟衰退時期，這個問題顯得尤為複雜。

聯合國 2009 年出版的《跨越障礙：人員流動和發展》報告揭示出如何制定更好的人員流動政策，以促進人類發展。據保守估計，全球大約 7.4 億人屬於國內流動人口；在 2 億多國際移民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其餘部分是在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達國家之間流動。諸如移民會搶佔當地人的工作、降低他們的收入、帶給當地服務部門增加負擔以及花費納稅人的錢等種種擔憂，通常這些都言過其實。當移民的技能與當地人的技能形成互補時，雙方都從中受益。從整體來看，社會也在許多方面受益：從技術革新水準的提高到日益增加的飲食多樣性，移民都對當地社會做出了非凡的貢獻。移民對原住地的影響表現為提高收入和消費，促進教育、衛生狀況的改善，帶來更廣泛的文化和社會層面的交往等。

報告認為，當前針對人口遷移制定的政策不能令人滿意。許多移民目的國建立了越來越苛刻的入境限制制度；對雇主侵犯移民的權益、安全問題等視若無睹；或者忽視其在教育公眾認識到移民的益處方面應起的帶頭作用。而移民來源國則對技術人才流動採取種種限制，但對於人才外流最好的回應應是制定政策解決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如工資低廉、支持不足等。

報告提出了六個核心改革方向，如果這些改革措施共同作用，將擴大移民對於人類發展的積極影響。這六個方面包括：開放現有的入境管道，讓更多人能夠自由遷移；保障移民的基本權利；降低遷移的成本；尋找既有利於遷入社區也有利於移民的遷移辦法；使人們在國內遷移更容易；將人口流動列入國家發展戰略。移徙者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促進人類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各

級政府有責任確保他們的基本人權得到尊重和保護，並立即採取切實行動，構建一個有利於人口自由遷徙的政策大環境。政府必須保證移徙者能夠和公民一樣平等獲得各種社會服務，並制定如反對歧視等相關法規。此外，有關國家應取消限制、簡化手續、降低收費，以促進人口自由移徙。

##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對於當代底層被高度污名族群經驗的理解與探索是我高度的熱情所在，性工作者的社會對待一直是我追求探究的領域，性工作從定點固定與社區緊密結合的性工作型態，發展到當今高度流動深具不確定性與大量使用資訊科技的型態之轉變，其歷史與勞動型態的變動，一如歷史之轉化透過全球化的脈絡影響範疇更為深遠寬廣。經濟移動中一股重要的族群就是性工作者，其無論是以觀光、短期工作簽證的合法管道或是採取偷渡、（假）結婚等方式進入他國從事性工作，都是當代非常重要的社會多重複雜課題。體現之意義包含社會、經濟、國際政治、反恐政策、邊境控管、移民、性工作、性別、階級等眾多層次的命題。透過探索移住性工作者在台灣現象的經驗理解，希冀能夠提供一個知識性與經驗性多元交織的社會鏡像之浮現，並且開展出自我在行動上更深厚的知識基底。『許多人希望能夠離開，但是重要的是，先能夠活下來。』遷移賣春求生、不等於人口販運。性工作者權益團體日日春指出，『移住性工作者（Migrant sex worker）是全球化的移民拓荒者，而非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她們跨國界移出、移入從事性交易賺錢，翻轉自己與家人的命運，卻因為性工作的污名而面臨多重困境（立報，2008/12/18）。』

自1997年起在日日春參與妓權戰鬥，幾次籌組國際會議及倡伎文化節，透過跨國的娼妓文化活動界面，與來自諸如美國的Carol Leigh、瑞典的Rosinha Sambo、美國的Victoria Schnider等等有著多元文化背景的性工作者相遇接觸。交錯在她們身上性別與性傾向/種族膚色/國界跨越/何處是家等多重脈絡的身分，我看到一群在最高度擠壓的現實裡卻能夠靠著己身動能穿梭跨界的勇者，總能夠看到她們的自由與靈活，這一刻義憤填膺的控訴國家的暴力，下一刻又可以跟人開懷嬉鬧地玩笑彼此的身體，她們簡直是在身體和心靈現實政治意義上最為『解放』的一群女人，從這樣的文化接觸與身體勞動的接觸出發，探究移住性工作者在台灣的現實與處境，及其運作的工作環節，以理解底層隱蔽且被高度污名的族群；其生產秩序與工作中的各種幽暗的慾望與權力等作為。

階級出身、生命選擇與移住性工作者身上的經驗歷練是怎樣的差異體現，我要如何對待及與其發展平等深層理解互動的歷程。因此更為謙卑的聆聽與學習理解其生命的選擇與移動歷程，敏感於權力差距及資源處境的差異，並且著眼於移住性工作者身上的動能與對抗體制的力量。選擇行動研究，乃強烈認為行動研究的內涵對於新興研究之取向是值得嘗試探究的方法，藉由摸索、對話、經驗分享、

做中學的媒介，「展現」研究者的作為和位置，以及研究參與者互為交融的田野浸泡過程。從經驗現象探索開始，透過田野文本到研究文本；賦予生活經驗重要的意義。

國與國之間的移動，根據長期研究歐洲移工的Stephen Castles (2000) 認為；雖然移工的數字不斷增加，但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實難貼近及了解其勞動狀態，更別說分析其人權與公民身分處境。對性工作者來說，不被國家與社會承認的勞動身分與處境現實，以及各種道德汙名與社會排斥，更深化的使其陷溺在被剝削與壓迫的境況裡。不管是外籍來台或是離台到他國的性工作者都是透過有組織的運作，環環相扣的緊密接合，待多久、在哪裡、與誰接觸、工作方式、該遵守注意的地方等等，整個工作環節的巧妙細緻運作順暢，甚至該打點的各種政治動作都有一套既定的遊戲規則。猶記一位引進中國籍性工作者到高雄以假結婚方式的經紀人說；法令再怎麼變；甚至再怎麼嚴苛，性產業還是會變化出可以迎刃而解的策略繼續運作下去。因此，以性工作作為經濟駐足的方式，已經不是一個輸出人力，另一國被動接收人力的問題，它已經總和的跨越了經濟/性別/階級/國家/政治/貿易/種族/國境政策管理及傳統性工作的邊際範疇，在這個時代有了多重且嶄新的意義，對每個社會都是一種全新的考驗與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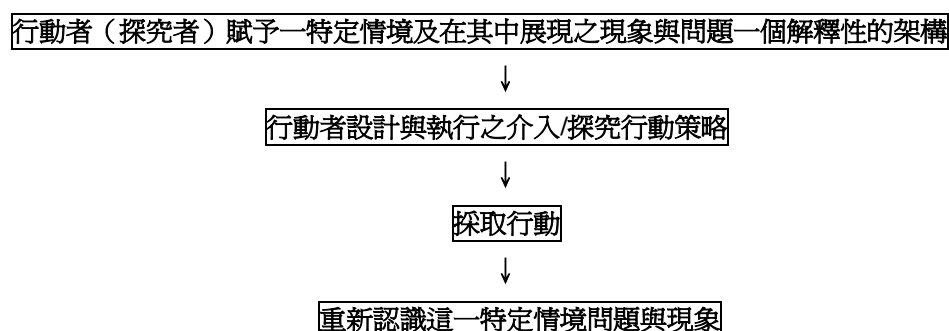
只要想移動，沒有走不到的地方，差別只在於選擇的媒介是什麼。性工作只是一種追求經濟能量的勞動方式，之所以被特殊化對待當然跟當前現代社會對於性與工作之間關連的各種箝制和壓抑有關。如果我們把移住性工作者以身體與性或情感作為的勞動力以賺取貨幣資本的媒介來分析，甯應斌 (2004) 的說法可以提供很精確的立論基礎；『勞動力是自我可讓渡的財產這個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常識，所以出賣勞動力一般不被視為出賣人格或自我，雇主資本家佔有個人的勞動力也不被視為 (不正當地) 佔有或侵害個人的自我。』追求更好的生活本來就是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這不是天真的夢想，而是奠基於人類追求不斷進步的原動力量，移住性工作者只是體現了這樣的現實做出了選擇，該檢討的是社會對待、國家體制、邊界政策以及各式各樣道德與社會的論見，而不是移住性工作者追求更好生活的意念與行動、以及勞動方式。

因此，關於當代移住性工作者面臨的國家與跨國現實處境，邊界管理的政策、人口販運防治政策的問題、移住性工作者形塑的移動產業與資本經濟、國家政府對性工作管理的社會與政策態度、全球化底下的移動與勞動、移民/工政策、歐盟與美國經貿外交政策對台灣的互動及影響，以及移住性工作者在各地的工作情況與生命經驗等，並且探究邊界控管之必要性等等議題。透過從移住性工作者被制約的生命地景與勞動經驗中，自微觀的脈絡深廣化到對整個全球化結構下的貧富差距與資源分配對移動的相互影響等。選擇對底層人們來說經常是受到限制的，因為缺乏機會和資源所以選擇遷徙流動。

### 第三節 行動力道的探究之路

社會行動的經驗要如何成為更豐厚的文字力量?社會行動者的自身與文本書寫過程的交相呼應，自田野中找出經驗析論之角度，從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經驗中省思出對抗國家體制的力量，也形構社會行動者未來實踐的路徑與策略之依據。一如夏林清所說：『任何一個社會介入方案，一定也同時是涉身或投身其中者的生命機遇與有意識選擇的生命方案（夏林清，2004）。』

是在這樣的個人與結構的歷史交融中，人在特定的時空與社會情境中，形構出社會力道與實踐場域，這篇文本生產的本身也是基於這樣的意念和行動。因此我會用以下擷抗同行的圖來作為分析工具：



這是一個循環有機的過程，重新認識問題與現象意味著對情境詮釋視野的釐清與改變，靠著不斷修正變化，實踐的經驗在積累當中，行動策略也因此學習更為貼近現實。自己正是基於對於性工作遭受的社會對待之問題處境，以及對於結合移動者身分的環境與國家政策之關注，企圖想要針對當前國際與國家政府的法令政策問題，藉由移住性工作者生命經驗反映可資改變現狀的觀點與分析角度，將研究者自身的社會行動與文本書寫的田野參與及創造的過程結合起來，試圖提出一個可能的行動策略。意即在社會行動的過程中，作為研究者自身必須與移住性工作者之主體採取充分且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並且依據彼此的政治關係建構出改變環境問題的動能，緊貼著社會現實並藉此發展出社會認識的立論與觀點。

書寫作為行動之一環，回歸社會現實，避免所謂的認識論與理論脫離現實，一切的策略與行動都得緊扣改變社會的行動之精神意旨。針對行動研究的思考來說，在移住性工作者的議題上不但得要討論國家機器的權力行使問題、邊界控管政策、反恐政策、國際政治氣候、性別文化與公共衛生政策、跨界移動、政治經濟議題、全球化與人口販運政策、女性主義與行動研究等。當然受限於各種條件，行動研究也會在結果的呈現上有所限制，例如是否充分的反應主體經驗，或與現實脫離，平等關係的關照出現問題等等，都會在研究結果與社會行動的累積之間形成不夠切合實際處境的結果，而影響到社會行動的策略及探究的結果。是故，藉由對移住性工作者論述的理論與行動體現自我與她者之間共構的實踐力道。

事實上，行動研究提供了邊緣主體可以表達的空間，也是充滿個人想像與創造過程的研究歷程，它可以檢驗我作為一個研究者的各種細緻的位置/權力/階級想像/族群經驗/性別哲學/社會關係與各種偏見及情感，也可以透過細膩的生活互動，得以更為貼切的學習與我截然不同的女性經驗，是對研究經驗的覺知，也是對社會經驗體驗的感通，藉由開放性的描述及觀察，可以時時刻刻提醒對於自身經驗侷限的敏覺，更重要的是，形塑作為社會行動的人之經驗，其作為邊緣主體的政治能動性，以及作為國家機器不義反擊抵抗的行動歷程。

#### 第四節 性別的自身--我與『她們』生命構形之參照

Victoria 是在美國婦運社會脈絡、生成背景的差異基礎上各自建構的生命模型，Victoria 出身於美國社會階級相互擠壓的底層情勢下選擇以性工作為生涯，並在其中嚴峻且深刻的感受到壓迫與歧視進而產生抵抗和運動力量，壓迫經驗所形構的抗爭與政治行動。而亞洲的性工作者們則是基於國際政經關係中第三世界國家的邊緣性政治淵源，被高度擠壓出的多重社會壓迫—貧窮、種族衝突、跨國政治與越界的正當性…等等層面，所逼迫出來的生存抵制策略與政治行動。我則是源自於上述亞洲的邊陲與國共戰爭等歷史與政治氛圍，延伸在非常邊緣角落所生存的下一代遙遠的感受這些思想與政經歷史的衝擊，進而抓緊歷史洪流的尾巴一腳參與社會行動的行列。60 年代或更早時期在亞洲國家蔓延的左派思想與反殖民與民族主義興起、獨立建國論述，不僅影響著中南半島也影響著國共政爭的社會改革氣氛，而這些都鋪陳了社會及政治的變革氣候，進而突破地理歷史藩籬相互形構與影響。從邊陲位置累積的政治動能在移動往核心國家邊界時，作為底層人民如何活下去成為展現生命最高極致的各種延展的可能性，不論是透過各種穿梭鑽研生存縫隙的智慧，或是形之於外的對抗行動，都再再的體現各種地理文化及政經脈落差異處境的抵制謀略，是生命的形現與構造生成了這些政治行動的基底。

Victoria 身上的孤獨性和逆反性格，像個身影孤獨的戰士遊走四方，就更加吸引我關注的眼光。身心狀況、身體自由、感覺敏銳、慾望奔放、情感豁達、思想寬廣都跟每個人的慾望之展現息息相關，Victoria 及泰國的性工作者們，都給了我作為女人一種尋找解放與自由的典範。她們帶著自身身體與心靈作為高度生產工具的媒介，身上的孤獨也一起參與各式各樣性工作現場的轉戰，像個戰士一樣的戰鬥，可以自由的全球跨界移動，堅持她們認為對的訴求與理想奮戰著，這個所謂的跨界之界域，包括各種社會的、階級的、文化的、國界的、地理的、性別的、歷史的、經驗的、種族的...之多重自身，將性與身體的挪移與力量流動到最可能展現的自由與寬廣之境界。作為女人，與這個世界的關聯性是由自身蘊發的經驗力量，所各自打造出來和世界共處互動的一塊基地，每個人踩的土壤都很不同，我和這個世界是透過我的社會實踐體現自我，Victoria 及泰國的性工作者們則是透過她們的身體與性來作為展現力量的媒介。每個女人的自身

都是有差異的，我們的出身和處境各有不同，自有迸發權能的歧異。

## 第五節 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構形：狹路相逢多樣風情的女人之相遇

女性主義者有很多樣貌，也許和娼妓狹路相逢的經驗，是一種生命的偶然，也是這種最基進的女性主義實踐立場，讓我去理解成為最基進的女性主義者之生命路徑。我從心底不斷的累積和挑戰自己的道德界線，那個界線因為妓權運動或多或少的參與和接觸，不管是論述或是田野甚至社會行動。那是一種豐收的感覺，因為打破了原來的自己，而那個原來的狀態，本來就是被一層又一層的道德枷鎖網綁的自己，要解脫得要靠機會，而這個人生機會正是公娼抗爭運動對我自己個人內在最大的洗滌和翻攪。如果沒有這群女人給我的影響，也許這個階段的我還是硬梆梆的缺乏柔軟，坦白說，像美國的 Victoria 和 Carol 以及 Rosinha 等性工作者，她們都給了我作為一個女人的模型，可以實踐的政治改革和女性主義途徑，這比我在台灣看到的女性主義者老是萎頓安全的待在學院裡頭，用自己貧乏的人生經驗和觀察視野脫離現實的為文批判，要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氣的多！我總是覺得娼妓的人生經驗和政治角度，如果讓更多身處在功利的台灣民眾有更深厚的認識，那會是我們這一代參與或是關切妓權運動的社會運動者該有的責任。這也是我的碩士論文書寫高雄的公娼制度和歷史脈絡，以及現在還是沒有放棄性工作田野及運動的原因，而這個部分是一種生命的熱情，是我在貧乏的社會工作裡一種找尋力量和激情的動能。從高雄公娼的眼光我也更深刻的認識了生活和工作很久的高雄，高雄這個城市、愛河這條河流、鹽埕區這段開發沒落演變的歷史、公娼制度在高雄起落的興衰…，都因為研究娼妓有了新的理解和意義。路總還是要走下去，經歷越多的整理就越能讓我的心情沉澱不少，並且產生某個程度的療癒力量。以下是這多年斷斷續續的田野工作裡，相遇的移住性工作者各種生命的風貌，她們人生裡各種轉折與姿態，交融著巨大的結構與微觀的流動情感，書寫她們是企圖找出類同的軌跡對這個社會與國家機器說話，也在傳遞世界各個角落裡隱蔽幽微的生命經驗。

### 遊蕩在東西方街頭的幽魂---紀錄與 Victoria Schneider 的一段相遇

要細細的分辨深描人生每個時刻遭逢的人，是在繁複與沉重的生活工作中一個重要的挑戰。和 Victoria 的一段相遇，是源自於 2002 年國際會議從泰國邀約而來的過程，該怎麼說 Victoria 這個女人呢？2006 年暑假一趟泰北之行，刻意到清邁去找她，一方面是自己遭遇到一些事情想出走一下轉換心情，順便就幫日日春整理這幾年與她互動的歷程，與她背後所代表的美國政府對性工作者所施加的國家暴力是如何運作的。至於對我個人來說，Victoria 身上孤獨和堅韌的反抗意志則是我特別感到有興趣的部分。

2002 年我在日日春籌辦國際會議時，記得她拖著孱弱的身軀和沉重的行李，才剛結束 1999 年延宕兩年多和舊金山市政府的訴訟；拿了 45 萬左右的美金到泰國

生活，我看到的是一個殘破缺乏靈動的軀體，長期吸毒的藥物嚴重損害了她的健康，當時她也才剛從左半身癱瘓的狀態底下甦醒過來，即使在這樣多重壓迫的條件底下，日日春付不起她的任何費用，她仍執意前來台灣和大家見面，參與這樣的社會行動，每次我看到她艱難的用筷子夾著她喜歡吃的麵條，靜靜的看著她我只能用英文說你是{麵條皇后}來調侃她的手足無措。我總是看見她一個人在晚上的歸綏街頭晃來晃去，彷彿遊蕩在古老東方街頭的西方幽靈，像個遊魂似的漫無目的的走著，當時日日春的辦公室經常是燈火通明的，但是每個人都為了隔天的行動忙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因為她的僵硬和語言的隔閡，很少有人會去找她聊幾句，我負責這票外國人所有事務的打理，有空見到問了才知道她因為夜生活過久了睡不著覺，或者是想找杯新鮮果汁來喝才四處晃蕩。有一天大清早她拿了2千塊給我說是要捐給日日春，我問她哪來的錢，她說昨晚閒晃的時候幫一個客人口交賺了錢，她看日日春這麼窮得厲害所以就捐了出來，記得那時手上拿著錢真是有點感動莫名，其實她是不需要做這個生意的。

我記得那次的倡伎文化節結束之後，仍然會經常接到她打來的國際電話希望我到泰國的家找她玩，那時候她在美國待不下去了，因為和舊金山政府及警局的纏訟多年，因此帶著這筆賠償金到泰南買了一棟豪華的房子打算永久定居下來，在台北的時候她經常會跟我形容她家有多大漂亮，那是擁有整座山坡的豪華別墅，言談之間隱約的可以感受到她的孤單和一個人勉力照顧自己的落寞。當時利用了一點時間和她聊她的生命故事，記得勾引了我很大的興味是——天呀！這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她怎麼有辦法經歷這麼多風風雨雨還可以活著在這裡？她是怎麼活過來的？有一年我記得在陽明山的組織工作討論當中，我特別提起在這些外國人當中，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但是在一群亮眼的Rosinha和Norrie等人背後，黯淡晦澀的Victoria卻經常是最被我們忽略的一個角色，夏林清和我都同意用Fighter鬥士來形容她是再貼切也不過了，但是這個奮鬥的歷程卻是長達62年的顛沛流離，從西方到東方，從美國到泰國，從監獄到街頭，從有父有母的家庭到四處孤獨窩居，這62年的人生歲月裡，練就了Victoria一生更加強韌的反骨，不管說到什麼過去，我從來不見她掉過一滴眼淚，我總是看到她有紐約客一派的冷酷和尖酸刻薄，但是也有一種對人性最深峻透徹的剖析，她有一種獨特的存在眼光，不管是看待生命或是愛情婚姻甚至是政治，她經常會在最不經意的地方痛痛的戳你一下，就像有一次我躺在她家床上看書，她從洗手間沐浴出來突然沒頭沒腦的問我，"妳為什麼沒當妓女？"，問得我差點從床上掉下來，愣了有一分鐘才回說"我也不曉得！就是沒發生"！

雖然她嘴上說現在的日子只想賺錢好好對待照顧自己，可是她卻可以2006年在雪梨當小姐的時候，每天勤勞的帶著一個包包到社區衛生中心拿免費的保險套和KY，三個月以後還拿著文件拖著39公斤的保險套回到泰國，以備她在清邁街頭發放給流鶯和Bar Girl做愛滋防治的教育。我和她在假日的深夜兩人會騎著腳



踏車迎著清涼的微風，到街頭跟性工作者接觸，我問她小姐們會不會跟她講她們的事情，她輕鬆的說"她想說我就聽，但是我清楚知道我能幹什麼，除了發保險套，多的我也幫不了"。她有一個清楚的界線，這個界線是人生在歷盡滄桑以後的了然所粹練出來的行為準則，別人不能踩過這一條界線，超過了她就會反擊，這是一種在都市裡頭打滾久了累積出來的叢林法則，我問她打算做到什麼時候？她說"我們家的女人都很堅強，我媽媽83歲了還一個人在紐約的公寓獨居，所以我活到什麼時候就做性工作到什麼時候...."，這是很難想像的一種人生盤算，而這個女人可真是讓我結結實實見識到了什麼叫做"勇氣"！

2006年我看到的Victoria已經是頭髮稀疏，雞皮鶴髮的模樣，不過精神和健康顯然比四年前看來好得多。她那時的生活除了每天茹素吃健康食品照顧自己的身體，每年到日本京都會會幾個老客人賺點生活費，偶爾往來大陸或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度假甚至是做針灸治療和按摩。之前的房子賣掉了還惹了一身官司，現在她四處住在泰北，那陣子租房子在清邁，未來她打算住到清萊去，吃著老本走一步是一步，她很會照顧自己除了經常譏諷新聞裡的聯合國或是布希政府，我沒見她電話響過，除了美國的Carol之外我沒聽她有什麼朋友，所以說了幾次很高興我去看她，這個漂泊的靈魂看似形單影隻但卻也怡然自得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她是1951年在紐約州的小瀑布鎮出生長大的，離紐約很近，在那個只有幾千人的小鎮裡，大家彼此雞犬相聞太過熟悉的生活，讓早熟的Victoria幾乎要窒息，那次她還拿了許多照片和資料跟我說她前半生的"豐功偉業"，她12歲就離開這個父母當藍領工人的家了，沒法理解學校的教育，於是開始在街頭討生活的日子。因為動輒被送進警察局，16歲時被送到一個收容所謂非行青少年學生的特殊學校，學習美術工藝設計，我看過她設計的胸針挺有模有樣的，在那個所謂的特殊環境裡，她倒是過得還算愉快，可以學芭蕾舞和美術設計，相對的她也開始在街頭賣淫吸毒，70年代的美國嬉皮、性解放的年代她來到舊金山，雙性戀的性別身分讓她在這裡的街頭闖蕩找尋自由和狂放。這當然不是自願的決定，1978年她因為在紐約街頭經常被抓，受夠了老是看到她的法官表明不想再見到她，否則就要關她五年的監牢，於是她只好收拾行囊來到舊金山。

她的父親是一個永遠都在喝酒抑鬱以終的工廠工人，在她20歲左右的時候就因為酒精的毒害死掉，她印象中的父親是一個聰明但不得志的男人，會用打獵來補充家裡買不起肉類蛋白質的日常生活，到死父親都不曉得Victoria是個性工作者。母親則是永遠像個陀螺一樣哪裡有工作就會看到她勞動的身影，什麼工廠的工作都做過，到現在卻還好端端的活著，那年的11月她到夏威夷和母親會面，對她從娼的身分母親心裡明白卻從來不過問，母女兩人彷彿說好似的守著一個雙方都不想說破的秘密。而唯一的哥哥娶了老婆但卻在20幾歲就死了，我看著泛黃照片中那個若有所思的男人，Victoria似乎也跟我一樣的陌生，對他著墨的不多，

因為成長過程中都是一種各過各的疏離狀態，因此在說到這些早年家庭的生活，她冷得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70年代的舊金山街頭是Victoria生活打拼的戰場，我看到年輕時當小姐的她，照片裡艷麗又火辣的擺著撩人的姿態，當時她的生意很好，除了晚上在街頭討生活，她也在清晨接一些上班族的顧客，她曾經跟我提到有個菲律賓的客人每週來找她三次對她很好。即使是現在，租房子時房東通常會問一大堆問題，如果被房東知道她是小姐就絕不可能租給她，因此她曾經在舊金山跟一對華人夫婦租了個房子很多年，因為他們不太過問她的生活。我問她為什麼沒想過拍A片，她說那賺得太少而且工作壽命太短，倒是有幹過脫衣舞孀半年，之後因為俱樂部老闆抽成50%佣金太高，她發動抗爭被掃地出門就沒幹了，這輩子被抓的次數罄竹難書，1997年因為在舊金山被抓了以後，為了讓媽媽不要擔心，答應接受政府的所謂輔導方案，到美國在地的一個政府委託的非營利組織Goodwill免費參加半年的職業訓練方案，我還看到她在結業證書上穿得像Careerwoman的樣子，結果也沒怎樣，找不到工作還不是又回到了老本行。

她曾經在鬼門關前排迴好幾次沒死成，不是在空蕩無人的房間裡一個人注射毒品昏死過去，就是吸毒過量倒在街頭不醒人事，甚至是1999年的癱瘓也是在昏厥多時後才被人發現送醫...我問她為什麼沒染病或是死掉？她只淡然的說完全是幸運，當年跟她在街頭討生活的沒一個人現在還活著，她見過無數的死亡，有朋友30歲就因為AIDS死在她面前，許多同年代的性工作者不是因為吸毒死掉就是因為愛滋的摧毀早早離開人世，她連被警察打的機會都很少，倒是以前經常因為偷毒販的海洛因被毒打，我見過她在吸毒時模糊High頭的裸體照片，她說以前共用針頭、昏死在街頭的日子不盡其數，所以沒感染愛滋真的只能用幸運來形容。荒誕不經的日子日日夜夜，她曾經因為貧病交迫住在舊金山的遊民收容所，她說那裡的環境很糟糕，也曾經過著長達七年流浪街頭的生活，只要接客被抓就得交罰金50美元，放出來以後又繼續找客人賺罰金。她曾經歷最驚險的一次是，在小旅館接了一個79歲的客人，這位老客人大概吃了藥，結果承受不住做著做著Victoria發現老人家怎麼沒了呼吸，媽呀！原來他興奮過度死了，沒差點嚇死她，於是她趕緊到處擦洗掉自己的指紋，然後拿走客人皮包裡的現金3千塊美金，信用卡不敢拿怕被追蹤到，然後從旅館後門離開，接下來的幾天她每天都緊張的察看地方報紙的社會新聞看有沒有兇殺案的報導，還好只看到有一個小方塊寫著一位老人因心肌梗塞在旅館中自然死亡，她才鬆了一口氣放心來。她講的時候我不禁大笑不止，這女人實在太好笑了。

成為一個如今漂泊的Victoria，歷史得要回溯到1997年的舊金山，她在街頭做生意因為警察惡意要求脫衣臨檢，Victoria拒絕配合被帶到警局監禁，於是開始她纏訟兩年多的公民權官司，我問她怎麼找到辯護律師的，她說只是找找報紙

然後選定一個有三位女人的律師團隊，約好時間詳談案件情況，她們三人在聆聽以後表示願意接手，官司打贏以後佣金抽40%，這件轟動歷史的案件，據這些律師表示是美國甚至是國際上空前的案例，自始至終Victoria都很配合案件的出庭和作業，在確定賠償以後1999年她出席當時舊金山市長Willy Brown為她舉辦的道歉儀式，還當場頒給她一張45萬美金的支票，她說她影印了那張支票永久做紀念，這也讓她的反骨有了一個更空前歷史性的展現機會。也因為這樣，全美國大陸的警察海關都認識她這號人物，所以她待不了美國，甚至是在護照上也有註記資料，她經常在澳洲、中國大陸、泰國的海關被攔檢，都是因為有了從娼的紀錄，而成為一個形同流放又倍受行動阻撓的美國公民。

這些一次又一次的公民權侵害，似乎從來沒有打倒過她，反倒是累積對抗的經驗讓她在每次麻煩出現的時候就可以輕易過關，她會跟我形容大陸的海關發現她的身分後，她輕鬆的跟人家海關官員說，"Honey!這裡太便宜了，所以放心我不會在這裡賣的!" 或者在當年舊金山同志大遊行的時候，她在從娼的姊妹圈子表達大家可以一起走上街頭，那個年代正是AIDS打擊同志社群最艱難的時刻，可是沒人聽她的，於是她一個人拿著旗子走在遊行隊伍裡頭高喊口號，留下來的照片訴說了當年各種性異議族群在政治路線上的差異。

很多時候Victoria會讓人感到嘴巴不饒人，什麼都想罵什麼都可以批判，可是有時候她又搞笑到讓人噴飯的地步。比如她會跟我說，她的泰國醫生會問她為什麼右手的食指中指都是彎曲的，我聽了差點沒笑到岔氣，她說她當下沒說話，可是誰都知道那是職業病——幫客人打手槍久了的後遺症。這輩子她經歷的男女性行為無數，什麼樣的性和身體都經驗過了，她會花1千塊泰銖到泰南的度假勝地蘇梅島找女人狂歡，在澳洲當小姐的時候碰到喜歡的年輕帥哥她會允許他們吻她，曾經有加州大學的教授想幫她做統計，算算她這輩子到底經歷過多少男人？結果是放棄了因為難以計數。我們無話不談，她很坦白有問必答但也不會對我客氣，有一次她像被鬼打到一樣，沒頭沒腦的從陽台上問我曾經歷過多少男人？結果我又是愣在那裡不知該怎麼說？我問她的第一次是怎樣的情況？她說已經歷史久遠到記不得了，我問她似乎比較喜歡女人，她則一付不置可否的樣子。我最喜歡聽她偶爾分析國際情勢和美國政治，犀利又尖銳透徹，有一陣子她還寫了Email問我無法理解泰國和台灣的政治局勢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就是這麼的酷辣又帶勁兒，即使白髮蒼蒼垂垂老矣，我仍然清晰可見她的活力和旺盛的意志。我曾經問她為什麼家裡儲存了一堆吃的喝的，後來才明白她因為經常病痛纏身，病痛一來出不了門就一個人待在家慢慢挪到冰箱找東西吃照顧自己，她從不自怨自艾，最多難受的時候她會罵罵髒話說：Shit! My poor body!

我從來無法感受想和Victoria擁抱的姊妹親密，一來她實在經常是獨立生活慣了，即使是性工作者習慣與陌生的身體做最近距離的接觸，但是她其實跟人是

很有距離的，她遙遠到生病的時候上不了車我要扶她一把也會被嚴厲的拒絕，但是一方面我住在她家卻又成天到晚見識她的裸體，也許一個人自處久了，真的會設下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來保護自己免於受傷，也隔絕她人保持距離。她說她不想要婚姻，也更不可能會憧憬愛情，她總是說天底下最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這樣的女人對抗了這麼許許多多的污名、社會制度的壓迫和種種顛沛流動的遷徙，她仍然站在那裡，連別人的攙扶都不想要，除了{鬥士}以外，我實在找不到更貼切的形容了，我只能說--祝福Victoria!

現在的Victoria因為存款等問題她似乎每年都會到美國鄰近的幾個屬地去，政府找她麻煩不讓進美國本土大陸，她就選擇夏威夷等地來作為處理財務和會面老母親的基地，本來2010年暑假到清邁想跟她碰面，不過聯絡起來她顯然人好得很，邊界是關不了人的，選擇用轉彎或『偷渡』的方式，依然到得了目的地。

### 粗壯韌性又彎得起身段的『elephant』--Malee Rot

2010年暑假我特意到泰北清邁的Empower中心去見習了一段時間，每天跟著她們一起工作吃飯聊天，許多組織工作的狀態是很類似的，但環境卻存有相當差異。Malee41歲是緬甸阿卡族人，來自偏遠貧瘠山村的務農人家，家中有13個小孩，她排行老七，11歲左右就加入緬甸政府軍，跟著一堆男女小蘿蔔頭兵操練過軍隊生活，其中還有另外的11個小女生，她和男人的第一次也是在這裡發生的，15歲時逐漸發育進入青春期，胸部變大了覺得不方便，該是離開軍隊生活的時候，但回到家卻發現阿卡語已經不太會說，緬甸語也不甚流暢才開始學，母親曾經擔心她的軍旅生活還曾經跟蹤了一段時間，最後因為緬甸政府軍迫害阿卡族人，於是她決定出走，翻山越嶺走到邊境花點錢買通警察到了泰國美塞，開始從娼的生活。她先到曼谷的麵粉店人家幫忙了四個月，辭掉後又回到緬甸，這樣來來去去的幾次之後，現在幾乎是定居在清邁，雖然沒有合法的泰國公民身分，但是有個固定的荷蘭籍從事泰北深度導遊的男友，兩人感情穩定已經在一起5年多了，另外有個13歲的兒子和11歲的女兒，都是和前任男友生下的，兩個孩子乖巧也會照顧自己，男友當然得幫著照顧孩子，特別是Malee經常每天早出晚歸忙得沒時間看到孩子，不過Malee仍盡力每天清早5:30起床打理孩子上學，他們似乎也很認命的自己長大不讓Malee操心。

Malee從未在街頭當流鶯討生活，在泰國性工作大都是倚身酒吧或卡拉OK、按摩坊、娼館等場所，所以她一直都在酒吧工作，這也練就了她的好酒量及膽識，以及俐落幹練且人情世故柔軟敏銳的身段。她和我先前聯繫該機構密切的Liz是清邁中心最資深的兩個工作人員，雖然號稱所謂的管理者，但是機構裡的大小事都得關照，Liz是澳洲白人待這近20年了，原來在做別的工作，有人問她要不要做這個組織工作，她聽說可以喝啤酒就來了，她和Malee兩人一手從無到有打造清邁中心已經有20個年頭了。Malee主要負責整個機構內部會務和Can Do

Bar(性工作者經營的酒吧，營業時間為週一到週六晚上1800-2400)，Liz則是因為英文的背景寫方案找經費，每年清邁中心大約得花費總經費約140萬泰銖，養五個固定的工作人力，另有四名是付少許費用的volunteer program志工，機構大多是跟國際上有名的Global Fund for Women、MaMaCash兩大基金會申請錢，這兩大機構日日春也偶爾會提案申請經費，Liz待在泰國久了幾乎成了泰國人，經常看她煙不離手窩在電腦前忙碌，口語和書寫泰文的能力一把罩，Malee更是通曉會說緬甸語、阿卡語、泰語、英文、荷蘭語，這都是靠生活打拼來的能力。

我問過Malee有沒有覺得工作上最困難或感到孤單的部分，她一派輕鬆的跟我搖頭說沒有，Malee為人海派大方，人脈廣闊，辦公室老有她一堆將近10個來往幾十年的舊情人進出，偶爾送個冰淇淋或午飯來看看她或找她聊天的，所以我偶爾可以跟著吃香喝辣的，甚至可能是無聊放暑假在酒吧營業時間來找她撞球要她付帳的一堆『不孝的乾兒子』，我經常跟她兩人騎著摩托車到清邁的酒吧田野，沿途經過的店家不論是夜市或週五一早的少數民族趕集，她總是像街頭老大一樣，沿途跟人打招呼邊騎摩托車還可以邊講事情，我笑她是Mafia，她開心的說差別在於她根本沒得拿錢。Malee黝黑粗壯的身影迴蕩在辦公室就會不自覺的讓人有安全感，初次見面我提個行李從機場坐車到辦公室門口，還在確認是否是這個地址時，她就已經從裡頭吆喝叫住我『喂！就是這裡啦』，她的放鬆和像是鄰家大嬸般的親切難怪總是充滿吸引力，讓人會願意跟她靠近。Malee每天精力旺盛，孩子把她的回家當成是隨機撿到的幸運，偶爾還會問她你怎麼突然回家？從早忙到晚很少聽到她喊累，她把我當自己人一樣，隨時都會問我好不好？在Empower習慣做大鍋飯，工作或辦活動時大家一起用餐洗碗盤，組織工作模式相當草根並且聚焦在性工作者的教育和學習及組織上，有次和Malee及幾個工作人員一起吃午飯，她跟我說到桌上的野菜是對身體有療癒作用的，來自緬甸專門是broken heart的時候吃的，我說在台灣我們都是吃香蕉，她覺得吃香蕉象徵吃掉傷你的男人老二於是大笑不已，從此每天她都要問我今天有沒有broken heart？後來還找來兩種香蕉零食來給我吃，她很調皮又頗富自娛娛人的本事，我們相處極為愉快且無話不談，感覺像認識很久的老友。

會叫她『elephant』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這是她那又帥又高的荷蘭男友叫她的，Malee身材粗壯，泰國氣候悶熱，她經常撩起裙子搥風要不就是抓著悶熱的胸部搔癢毫不忌諱，有次我們到西方人習慣消費的酒吧田野發保險套，一路下來到了夜市附近她友人的攤子喝酒，這個攤子專門賣不曉得加水稀釋已經幾倍的各式紅酒，每杯30泰銖可以在路邊坐著聊天或找旁邊的師父按摩足部。那個晚上我們興致很好一直打屁聊天，她活靈活現的把旁邊那個嚴肅的按摩師父逗得開心不已，她說到她男朋友都叫她elephant，正好一頭在夜市表演完的大象被兩個年輕小夥子趕著來到面前，大象停下腳步吃對面廟宇門前的青草，時機巧得剛剛好，大家笑成一團。她誰都可以聊上話，路過的每個外國人幾乎都被她打過招呼問要

不要按摩順帶打屁一陣子，她會積極不刻意地順手就照顧那些街上討生活的各個小販，我們去趕集吃緬甸米粉，她看老闆娘生意忙，就起身幫忙裝麵收碗筷招呼客人，草根的出身造就她像支疾風裡的勁草一般，哪裡都可以棲身，她偶會刻意的躲避警察，因為挺身支援緬甸異議人士翁山蘇姬所以她的大餅臉照片貼在泰緬邊界上，緬甸也回不去了，她說過不會回去生活了，我在那裡見過她的姪女和兩個弟弟，都來幫忙或倚靠她生活，她養活了一大家子生計，在緬甸幾個地方也買了數間房子給家人，爸爸過世老母親還活著待在緬甸山上種田，多元的基層背景形構了她強韌的質素。

沒人說得準以泰國這樣性產業的大本營來說到底有多少性工作者，Liz說2006年她們號召了15000個性工作者走上街頭遊行，Empower內所有的組織工作者都是性工作者，因此所有的活動和設想都是集中在性工作者的利益上做討論，每天幾乎都有各式各樣為性工作者辦理的活動，語文課程像是泰文、英文、日文等，內容也都集中在性工作者工作的應用對話，像是『我愛你』、『老總，人家好想你嘞』等等。泰文是工作人員Jan教的，瘦小的她對工作很專注對人很溫暖，也負責每天電台兩個時段從下午三點到五點及五點到七點共四個小時為性工作者開設的現場扣應節目。英文則是來自英國的本職英文老師Emma教的，日文則是日本的一個有著嬉皮風的熟女Yamee教的，還附帶教瑜珈，課程內容都不會生硬也相當實用，每週也都會有各式各樣促進性工作者情感及學習的組織課程，時間絕少是一整天因為那對性工作者來說太累了，通常是早上10點開始，三五個鐘頭內結束，而且一定會附上午餐及點心，每年在暑假兩季性工作者工作淡季時，也會辦理區域性的性工作者營隊學習活動，這次是安排在7/19為期三天兩夜，活動盡量以輕鬆的方式帶動集體討論，並藉此發展性工作者的革命情感與勞動意識。營隊活動前我看Malee和Liz及其他的工作人員在討論經費及內容，這次活動80人左右參加分成兩車載到營地，總經費大概要花25萬泰銖，我說這筆錢不少，Liz回說但花得很值得，其中40位性工作者幾乎來自清邁，另一半則來自美塞中心和東北部，這些每年固定舉辦的活動促進了性工作者對於自身經驗與勞動社會位置的各種政治認識。我在那裡就認識了一位叫Nam的35歲泰國女人，大字不認得幾個沒唸過什麼書但是英文說得嚇嚇叫，來自泰國東北部的貧農家庭，早早出來從娼撐起家人生活後，老媽媽現在67歲獨居在泰北鄉村，另外兩位哥哥則各自在泰北其他地方務農生活，她現在嫁給一個美國老丈夫靠退休金生活，兩個唸高中的子女就是她生活的重心，她說Empower就像是她的第二個家一樣，從年輕到老她沒事就來中心轉轉，這裡有她的朋友和類同的勞動記憶。

為了杜絕政治干預，泰國境內的五個中心財務各自獨立，經費大多來自國外，少數來自泰國中央政府，但是業務資源會相互往來支援，Malee每個月都得到曼谷中心開會報告討論會務，五個中心都設置在性工作者集中的大城市，因此各有不同的移住性工作者，各中心也會因應當地情勢調整不同的工作策略，例如

Can Do Bar就是唯一在兩年前完全以符合勞動政策的架構由性工作者經營成立的酒吧，目前雖然財務一直無法完全平衡，但是兩名主要工作人力的實驗性勞動性質卻極富政治意義。近年曼谷中心集中較多的奈及利亞甚至非洲其他國家的性工作者，清邁則是中國、越南和緬甸，美塞中心則集中緬甸與來自緬甸境內的少數民族等，另有普吉島中心與Batung中心也各有東歐與法國、美國與俄羅斯等東歐國家來的移住性工作者。泰國境內目前有九個妓權組織，在清邁就有三個，有幾個是男妓組成的權益組織，彼此合作卻又個自獨立，但Empower是泰國最大也是最久的妓權組織，我想在亞洲也是最大的。紅衫軍為期幾個月的動亂正好位於曼谷酒吧集中的鬧區，幾個月關門不做生意首先就衝擊了性工作者的生計無以為繼，嚴重的是艾比希政府再度延長三個月戒嚴更讓雪上加霜的觀光業影響深遠，我所在的那段時間Can Do Bar的生意嚴格說來每晚都還會有些老客人來消費，它所在的Chiang Mai Land傳統上就是娛樂產業集中的區域，對面就有給日本人消費的許多店家及一家叫The Boss的卡拉OK店，旁邊是由男妓提供服務的Sofa Boy，走不到兩分鐘是我居住的旅館；對面就是一間中型給泰國中上階級消費的卡拉OK酒店，裡頭有25位年輕小姐，每晚我看著這些小姐坐在外面馬路旁；媽媽桑和圍事幾乎站在馬路中間招攬客人，經常生意清淡，並且正好又碰上世足賽熱潮，聚集在7-11店內翹班看世足賽事的上班族比酒店消費的客人還多，在旅館每晚我任何凌晨時段都看著一堆小姐翹著腳無聊的坐著等客人，政治動亂的影響事實上已經遠離，但對外國觀光客來說訊息遙遠卻間接地影響了龐大人口的生計。我問過Malee她的政治態度，她說不管是黃衫軍或紅衫軍，沒有哪一方是關切性工作者生活和勞動的，我幹什麼要關心他們？他們每次動亂的時候，影響的都是性工作者勞動的場域，這些損失誰來彌補？性工作者可是每天都得養家活口耶？一語道破了政治權力階層爭奪嚴重疏離基層生活的現實。

Empower清邁中心算是有較多的工作人員，五位全職四位兼職，曼谷和美塞中心各有三位，年紀都很輕，除了像Malee和Liz這樣的老鳥以外，年資工作經驗都不足，但是每天觀察她們工作兢兢業業，從早上10點到下午六點上班時間滿腦子都在想工作，這裡也不講究學歷，有一位較特別的是法律系畢業的O，來這裡見習了一年，當初是基於關切法律為何箝制性工作者的各項權益而來此學習，Empower不希望她只是像蜻蜓點水般的來這裡玩玩，拿個經驗就遠走高飛，所以相對地給她較多考驗，我看著Liz和Malee兩人仔細地花一上午時間評估O的各項工作，這種政治關係的敏感是來自組織工作對於運動夥伴的關係斟酌與考量，但是我看到她們不只是熱情，還有一種深潛在勞動中的投身應許，幾乎已經轉化成為各種勞動的成果和改變。她們有時候因為薪水太低偶爾也會接客人，像Malee有次就秀給我她一個叫Steven的美國老客人傳給她的簡訊，上面說今天得要陪老婆所以沒能跟Malee親親，因此說個抱歉，她樂得講完以後喃喃自語的說得刪掉，否則被她男友看到可有一番吵的。

Malee總是像個娘一樣照顧這個大家庭，Liz則是個過生活很不經意的人，每天我看她貼心的會看情況幫埋首電腦前的Liz倒杯咖啡，有次辦活動Emma負責煮墨西哥菜餵大家，菜做好後Emma自願自的吃起來，Malee阻止她請她等大家都到齊以後再吃，開動以後Malee又幾次提醒Emma要先弄個墨西哥捲餅給最資深的Liz，Emma這個呆呆的金髮大個兒傻妞還不斷的解釋每個人口味沾醬都不一樣，東西方文化差異可見一般。有一次我也看到負責酒吧的年輕工作人員前一晚看世足賽陪客人熬到凌晨四點多，隔天一早精神恍惚的呆坐著，Malee陪著勸她多吃點飯，對這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貼心照顧，畫面讓人感到溫馨極了。Malee像慈母一般的功能和角色可不是理性的Liz可以替代得了的。那陣子她們兩人忙著在一樓佈置性博物館，希望在年底前可以完成，取名為This is us!我也幫著想點子找創意，我問可以擺些情趣用品嗎？這才知道泰國性產業發達，但吊軌的是開設經營情趣用品店居然是違法的，我答應回台灣以後會找些適合的東西寄過來，居然公開展示卻又是合法沒問題的，挺想不透泰國這個國家的。

有好幾個晚上我跟Malee騎機車去田野，出入到西方人去的酒吧區域，消費對台灣人來說其實不高，點杯雞尾酒只要90泰銖聊多久都可以，那裡集中了50間以上的酒吧，店面都很小，中間樹立了一個泰拳比賽的場地，每晚10點買票進場看泰拳，和我2006年來時這裡人聲鼎沸的狀況，現在可是因為紅衫軍事件蕭條清淡得多了。附近又是泰國人消費櫛比鱗次低矮木造平房的酒吧，人倒是很多，在黑暗中佈置得張燈結綵反而有趣多了，一樣也是賣啤酒撞球喧天的音樂聲和小姐們鶯鶯燕燕的呢喃…。另外還有的是在機場附近富麗堂皇給消費力強勢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卡拉ok店，我去的那家叫Golden Star金星，佔地宏偉有80位小姐，10位左右的媽媽桑，經營股東是六位泰國人，店內有酒吧、桑拿浴、卡拉ok、旅館、健身房、夜總會和舞廳等設施，載滿中日觀光客的遊覽車直接就開進停車場帶客人來消費，從店面及小姐就可以看出消費階級，這裡叫一次小姐做s就是2000-3000泰銖，跟台灣一樣有半套和全套的性交易服務，我們接觸的媽媽桑態度是我碰過算冷漠的，但卻是最有經營規模的。另外是給泰國勞動階級的卡拉ok包廂店，30位年輕小姐一字排開坐著等客人，一個個水泥磚蓋的廂房很簡陋，基本消費一小時400泰銖兩位小姐，酒錢和夜度資另計，基本上因為客人消費力的窘困，因此幾乎不會有像服務西方客人那樣可以賺過夜錢的可能，與西方客人過夜一晚可以賺個500泰銖，但這裡的小姐卻是我看到最年輕漂亮也最純樸的。就小姐條件來說，服務西方客人的年紀較大姿色也較為普通，因為要有說英文等外語的條件，對來自貧困偏遠農村的人所受教育來說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戰，因此如果沒有人脈或積累，當然很難碰到消費力高的外國人。

在Empower可以碰到說中文的中國籍性工作者，也都是來自鄉村到這裡討生活，在這裡流動的性工作者形形色色，但其實都相當年輕純樸又善良，不說你幾乎不會想到她是性工作者，只以為是哪個鄰家女孩，她們有些人做久了，後來會



找個外國男友，一說起來幾乎像個小聯合國，有嫁給澳洲的、荷蘭男友、西班牙男友、美國丈夫…，世足賽期間彼此還會因為伴侶代表的國家競爭互相槓來槓去的。Malee說泰國的性工作者做到一個程度就會找個人嫁了，不嫁人的幾乎沒聽過，因為一個女人如果還帶著孩子是很難在此地生存的。

找機會我花了一個下午看Empower的舊照片，林林總總訴說著Empower一路走來的歷史軌跡，其中有許多是針對性工作者的組織教育，透過繪圖、戲劇、布偶、討論等各種形式，有自辦的遊行也有與其他單位合作的遊行活動，像是YMCA、日本亞洲婦女協會、Canada Fund、以及其他妓權團體，也有的是出國參加會議的，其中也包括1997年目前人在美塞中心的Porn和另外兩位性工作者來台灣參加國際會議的照片，Porn代表Empower來過台灣兩次，她在Empower工作超過30年，2002及2004年都有人來，我還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在她們辦公室裡，另外則是與其他人權組織合作的反戰或反極權統治遊行等活動，特別針對緬甸軍政府，紅衫軍結束動亂後，Empower還號召一票性工作者上街清掃，為此還做了件T恤義賣。清邁中心搬過兩次家，目前的辦公室在娛樂區房租每月25000泰銖，三層樓空間一樓是酒吧、廚房和餐廳，二樓是辦公室和一個舒服的和室討論空間，三樓是兩個教室，就像一般NGO一樣，辦公室擁擠著雜沓的人馬和堆放的物品，一到下午熱起來揮汗如雨蚊子其多，人在其中得力搏蚊蠅和熱浪。Empower打算買下現在的辦公室做長久的革命基地，大約要350萬泰銖，我問她們錢打算從哪裡來，她們說就是活動盈餘或是評估發動募款，這總是目標。我問社區鄰居對她們辦公室老是人馬雜沓的印象是什麼，她們從不認為有問題，鄰居也許會好奇看看問問但拿她們沒輒，特別是後門；每次我們在那裡吃飯或討論事情，後面幾家獨棟別墅碧綠庭院裡停著幾台豪華轎車看了畫面覺得很不搭軌，但基本上都可以相安無事，各過各的日子，不愧是『微笑的國度』，這如果是在台灣大概沒那麼順利好相處喔！不過為維護豪宅資產，這些人家每戶都養了一堆大狗，幾次我晚一點從酒吧或田野回來被狗追的感覺很驚悚，有次大白天又被追，一位好心的嘟嘟車司機還免費載了我一程到大馬路上，隱然的階級衝突還是存在的。

在要離開Empower的那一天，班機在下午因此我上午特意進辦公室跟大家道別，臨別時Malee離情依依的和我說，她不喜歡像日本人Yamee那樣上課來下課就走不跟人互動的方式，我則表達有機會會再來也因為簽證和工作因素無法待太久感到遺憾，她提到組織工作者的辛苦，她和Liz兩人年資和工作內容相似，但Liz是澳洲人所以每月薪水高達3萬泰銖，她卻只領9500銖，我的確看到兩個人到曼谷開會，Malee像個勤儉持家的媽媽一樣，省吃儉用的經常手巧做些小工藝品義賣來支應大家的餐費，也選擇搭長途夜車忍受10個小時的巔簸，但是Liz去曼谷開會則是毫不考慮的訂機票，1個小時就到目的地。我經常說她像個Big Mama一樣體貼照顧這些年輕小孩，每天在辦公室晃蕩看起來沒做什麼事，可是管帳等各種大小事情包括採買；甚至外國義工的簽證問題都是她出面處理，有次我看她整

整天窩在桌子前算帳算得焦頭爛額的，最後總要我幫忙確認無誤，結果還是數字錯誤得面臨可能退回國外補助約六萬多泰銖的情況，我要走時她還好心的整理一些海報給我，我捐錢給她們時她不斷說謝，她說她的所有一切都在這裡，連我去機場的嘟嘟車資都幫我先付好了，上了車我就哭出來了，是一種在不同位置類似的組織工作之辛酸的勾動，我提醒她要好好保重也要多關心自己的孩子，對 Malee 這樣淡如流水般清澈的濃情，是生命厚度積澱出來對人世的關愛，正因為流露得這樣自然不矯柔造作，就更讓人動容感佩。

## 漂洋過海流離尋岸的小豆豆—越南新娘阿豆的故事

阿豆 30 歲來自越南，88 年 19 歲時經仲介嫁來台灣雲林的農家，有個唸國小六年級的壯碩兒子，在越南的娘家務農，父母年紀都不到 60 歲，八個子女中阿豆排行老二，因為爸爸酗酒，酒後老是對媽媽暴力相向，從小看著母親卑屈的過日子，想脫離這樣的家庭就主動安排婚姻仲介，期盼未來有個比較好的婚姻生活。阿豆有個罹患精神病的大弟，每次發病就會對家人動粗，即使到現在阿豆還是用各種方式支撐媽媽並照顧這個生病的大弟，每個月都會匯個 300 元以上的美金資助家計，也會每個月固定打電話給娘家關心家人生活。2010 年 1 月阿豆被一位酒駕肇事的歐吉桑連環車禍嚴重受傷，因為不捨身體破碎拒絕截肢，但是傷口反覆感染進出醫院手術多次仍不斷清創，經過肇事者出錢讓越南的媽媽來照顧她，現在結束繁複的官司獲得一筆不小的賠償，但是對痛苦亟待復原的傷口與未來的生活煩惱不已。阿豆在 90 年 12 月有了台灣的身分證，原本和丈夫住在雲林婆家，可是前夫沉迷賭博屢次向阿豆要錢不成就會對母子動手，數度把她們母子趕出家門無處可去後，阿豆又只好流浪回了婆家。在一次丈夫打了兒子後學校通報，前夫生氣的把阿豆鎖在門外痛打兒子，為了救兒子她向警察報案，阿豆只好帶著兒子離家出走。但前夫仍不死心地找尋阿豆，而且不斷向她索取金錢，不堪前夫騷擾，在 97 年 8 月申請法院判決離婚，約定兒子監護權歸給阿豆。雖說離婚後跟前夫沒有聯絡，但總是夫妻一場，有幾次仍會因為孩子的問題互有連繫。

兒子在學校的生活點滴都會跟阿豆分享，平常參加學校課後輔導到晚上 7 點才回家，阿豆覺得離婚後的生活，比婚姻還在的時候更為順心快樂。為了照顧孩子阿豆工作時間的安排都會配合兒子，凡事以兒子為重，那是她現在的全部。兒子並不清楚她從事什麼工作，阿豆只說在賣麵，不敢讓兒子知曉她的工作性質。因為越南朋友的關係，離婚後她來到高雄重新生活，在小港地區租房子，月租含管理費大概是七千元，有一廳三房一廚二衛浴的空間與格局，屋內簡單的傢俱與床具都是房東所提供的，因為離婚時什麼都沒帶。她第一次出院期間，母親以折疊式躺椅放在阿豆房間，以便就近照顧她的生活起居。住院時，母親則留在家照顧兒子，各自睡臥一房。車禍重傷住院期間，一度因為沒人照顧兒子，阿豆請社會局把兒子帶去安置將近兩個月，兒子氣她為什麼要把他送到陌生的地方還重傷住院，有一陣子對阿豆壞極了，彪形大漢的樣子讓阿豆氣得打也打不到人，

親子關係一度很緊張，暑假期間阿豆把兒子送到我們機構的課輔班上課，慢慢的發現他其實很乖也可以溝通，雙方關係似乎也穩定多了。

阿豆原本從事小吃部的工作，就是我們習慣在街頭看到附設卡拉ok和餐飲且賣酒的越南小吃部，陪客人坐檯必要時可以作性交易，月入6萬到8萬元不等，阿豆選擇這個工作一方面是朋友介紹，人生地不熟也沒有特殊技能只好選擇這樣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工作時間可彈性配合兒子的生活作息。她從原本待的鳳山市遷住到高雄市後，工作地點都儘可能選擇離家裡不遠處，常利用兒子就學或晚上睡覺時才外出工作，不需要長時間留在店裡，工作時間還可以自由選擇。她在99年1月15日發生重大車禍後，路人送往802醫院再轉長庚醫院治療，車禍撞擊導致右腿粉碎性骨折及血管斷裂，醫生原本打算截肢處理，經過阿豆苦苦哀求而改以漸進式的診治，這個選擇過程很艱辛，很煎熬也不曉得是否能保住整條腿。後來做清創植皮手術，多次反覆出院住院後返家定期復建。骨科醫師診斷阿豆右膝關節與右踝關節功能喪失，但血管科醫師說，需要等骨科處理完畢及所有傷口好了才可再觀察與處理。這些細節都是靠社工員的陪伴逐步一路路的走，會認識她也是因為她是單親中心的輔導對象，每次看到社工員幾乎是三天兩回的在炎炎夏日奔波醫院和阿豆家，跑法院和肇事者協商…，阿豆因為文化差異，對台灣社會制度做法得要作許多的溝通解釋，不願截肢的決定可以想像她內心的掙扎，我們盡可能在各種條件上營造得以協同的環境。其中大家最擔心就是，腿即使不截肢復原了也無實際功能，阿豆日後在台灣得靠什麼生活，有一次我們還找了一群社工找了委任律師開個案研討商討法律賠償的各種狀況，身處煎熬中的阿豆情緒更可想而知了，七月間阿豆賠償金額確定為160萬左右，她立即匯了70萬給越南的家人，即使景況淒涼她還是想著照顧娘家…。

文化差異是潛存在關係裡的，有次社工員實在太好奇到底行動不便的阿豆這段受傷的時間沒見她可以去銀行領錢，生活費到底都從哪裡來？原來越南人基本上有錢都買金子或放在家裡，她就是這樣把錢放在家裡慢慢用，這點理財習慣和台灣人動輒用ATM可大不相同！另外因為沒錢請不起律師，當初找法扶基金會協助，事後才知道不是完全免費，民事賠償若超過100萬律師費用得由委託人全額自行負擔，這點因為阿豆行動不便一開始協助接洽法扶的是社工員，因此得費好一番功夫解釋讓她明瞭，起初社工員也很不太容易取得她的信任，因為就她在越南的生活經驗認知沒碰過什麼叫社工員的人，還會這麼熱心的幫她大大小小的忙，到現在她還經常會想要拿紅包給社工員，雖然經過反覆的解釋，要她理解這種社會制度的差異似乎頗為困難，她經常還是充滿疑惑，儘管現在跟社工員好到比家人還親密。阿豆的善良和好性格很容易贏得他人的親近，我第一次和阿豆碰面就聊得很開心，她靈活又堅強的特質也極易獲得外人的協助和支持，這也是她在發生這一連串重大事件之後還可以勉力站起來的重要關鍵。

阿豆原本從事小吃部坐檯服務之工作，收入高達8萬元，是家裡及越南原生家庭的經濟來源與資助者，卻因為重大車禍而無法工作，僅存的積蓄也花用殆盡。阿豆住院相關診治費用都由肇事方負擔醫療、看護及醫療器材等費用，另外也會提供金錢讓阿豆住院時購買飲食。前鎮家服中心協助阿豆第一次住院期間兒子的安置照顧，另外也透過各單位社工獲得一些補助及申請低收入戶。因為阿豆不知該如何和肇事者談理賠問題，對於肇事方不斷要求和解甚為惶恐。所以在3月12日協助安排單親中心法律諮詢。社工員也代為到法扶基金會申請刑事告訴扶助，4月27日代申請法扶基金會民事賠償告訴，3月22日協助申請車禍事故鑑定等相關資料，及陪同法院偵訊。阿豆長得很漂亮，說話語調嬌柔，眼神帶有楚楚動人的氣息，講話甜美，臉蛋長得非常標緻。原本小吃部工作穩定也可以養活兩個家庭，車禍的打擊重挫了所有生活的步驟，阿豆對於自己未來是否能行走，感到非常的憂心，但跟人互動時會表現堅強的意念，也會主動求助尋求幫忙，辦公室經常每天都會迴盪『小豆豆打電話來了』的聲音。阿豆目前康復狀況很樂觀，確定可以行走，對生活已有能力自理；希望再像從前一樣地行動自如，對阿豆而言，需要心情與生活上的轉換，對阿豆心理層面勢必有所影響，需要長時間的陪伴與鼓勵。每次我看到阿豆和社工員賣力想穩住生活所作的努力，就會心疼不已，而像阿豆這樣因為婚姻移動來台，不論什麼因素產生變卦或離異，投入性工作後的故事在田野中比比皆是，阿豆只是我近身觀察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 族群也是移動的藩籬—Wantong的故事

Wantong一開始說話就提到自己怎麼被人瞧不起的經歷，她鄰居朋友都會說她陪酒跟人吃飯…有的沒的閒言閒語的，說她私德不好，但是她認為自己也是在勞動，有工作有錢沒工作就沒錢，這是很現實的問題。Wantong有空就會外出購物買衣服或化妝品，這些都是工作所需，她喜歡跳舞唱歌，因此有時候也會被人請到外地公司辦活動時上台表演賺錢，她很喜歡性工作，因為自由。雖然做過很多工作，但是她認為性工作和很多工作一樣辛苦，並不如外界想像的耽溺於逸樂，陪睡或被人包養甚至陪唱歌跳舞都不如人所想像的一定是快樂輕鬆的，很辛苦而且得看人臉色，特別是服務品質得讓人滿意否則做不到生意。Wantong因為家境自小貧困所以沒唸過書，從小住在清邁旁邊的小鄉鎮裡，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媽媽再嫁五個子女都是不同的父親生的，從小子女們大多沒和媽媽一起生活，Wantong約7歲時就外出工作，一天也只能賺個15泰銖，工作內容大多是割草，大一點以後就在建築工地裡推沙子，一次運一小桶只能賺2銖，慢慢的熟練以後有時一天可以賺到80-100泰銖，因為這樣的收入生活也逐漸改善，於是到了大城市清邁開始什麼工作都做，起先在餐廳上班端菜給客人，工作時間是下午三點到凌晨3點足足12個小時，月薪3500泰銖，為了多賺點錢她經常選擇加班，因此幾乎24小時都在工作，有時候不小心或太重打破碗盤就得賠錢，機率很高因此有時甚至每個月得賠200-300泰銖。偶爾碰到好心的客人在算完帳以後會給Wantong小費，大約是20-30銖，有段時間回到母親那裡覺得兩人相處很不愉快，

因此Wantong又想離開母親一個人生活。於是一個人搭車到清邁，身上沒錢就經人介紹到一個老人家那裡請他幫忙找工作，這位老伯帶Wantong到一個賣烤肉的地方工作，Wantong負責端菜，沒薪水但有小費也供食宿，於是她就在那裡工作。

有天碰到一個朋友聊天想到別的地方再找工作，於是Wantong開始到pub上班，當時她18歲，工作內容是跳舞唱歌，朋友說她的聲音不錯可以去唱歌，Wantong認為可以去玩玩也好，因為成為歌星也是自己的夢想。後來有個pub老闆認為Wantong歌聲不賴，於是答應每個月給3000銖讓她在pub駐唱，上班時間是每晚7點到凌晨2點，原本Wantong還擔心自己沒唸過書看不懂歌詞，老闆說沒關係可以多聽曲調跟著練習，正式上班以後因為要有漂亮的衣服穿章打扮，於是她找人設計性感的小可愛，但是所費不貲，賺的薪水幾乎花在衣服化妝品上，Wantong覺得不對勁但也只能勉強忍耐。老闆也要求她得有新歌，規定她每個月得有節奏一快一慢的兩首新歌，如果歌詞唱錯了就得扣200銖。她講到這裡時，我油然而生這些性工作者面對的勞動環境真是苛刻不人道。

於是Wantong在工作之餘聽歌慢慢練習歌詞和泰文，因為她來自少數民族，平常使用的語言並非泰文，即使是泰國人也得面臨多元文化背景差異的現實。經過反覆的努力，她終於會唸歌詞，中間當然一度想放棄，因為不識字困難重重，pub的同事都會鼓勵她，Wantong後來出了一張唱片，其中收錄有快歌和慢歌也有抒情歌，她早晚練習，在三年以後已經會唱300首歌也會演奏、跳舞和伴舞，因此每天都有工作邀約，雖然一路走來盡是挑戰，但她都一一克服了。後來她換了工作在飯店和pub等地日夜駐唱，飯店有按摩坊、pub、陪酒和卡拉OK等服務設施，制度嚴格不能請假，請假如果超過3天每天就扣薪水1500銖，如果要休假得在兩週前告知老闆准假才行，更荒謬的是如果表演者想喝咖啡，外面的客人一杯賣30銖，但老闆卻賣員工一杯40銖。歌如果唱得好，客人會捧場用花圈紮著錢送給表演者，通常是20銖，這些收入表演者和老闆對分，Wantong工作上手後名氣逐漸打開，有很多客人直接點名找她，一年後客人給花圈的錢，光是老闆在捧場她的部分就賺了10幾萬銖，因此老闆也會包紅包給Wantong，有時候花圈一天就有上萬銖，替老闆賺了不少錢。其中駐唱的一間店叫『阿蒙(音譯)』，班長很照顧她，教她如何唱歌及吸引客人等等技巧，甚至幫她介紹外面活動邀約駐唱的賺錢機會，客人都很喜歡Wantong。名氣大了以後同事當然就會忌妒她，有一天她認識一個男的叫乒乓(音譯)，他問Wantong想不想學泰文?Wantong說好但學了兩天就工作太忙沒去了，因為她上班到凌晨，課程一早八點就開始上課，Wantong根本起不來。但在幾個月工作安排穩定以後，她又開始上課。後來有人跟Wantong提到她是泰國人卻沒有身分證，萬一被警察逮到一定會被索賄或被關(在泰國有許多家住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因為資訊和認知以及地理環境的關係，出生以後經常沒有報戶口辦身分證，這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相當普遍，平常在偏遠的村落生活沒什麼問題，但是碰到需要到都市找工作或就學等就會得面臨到需要身分證的

問題，這時又經常被騙或花了許多冤枉錢)。有一次Wantong聽朋友說可以幫忙辦身分證，於是帶去找一位歐吉桑幫忙申請，Wantong考慮如果不辦每次被逮就得行賄，因此還是決定辦理，但被人獅子大開口說得要花24萬泰銖(一般泰國人辦身分證只要40銖)，而單純的Wantong也真的被騙上當先付了一半的錢，另外一半得等辦完以後再付，因為現金不夠，Wantong還因此把媽媽給的金子典當付款，但最終仍因錢不夠根本沒辦好，還賠上一大筆錢。

後來發生一件大事改變了Wantong的命運，有位女性同事因為忌妒她，先是下藥迷昏了Wantong，然後又到警察局報案說她吸毒又沒有身分證，後來警察來到pub以後，當時她正好上台準備唱歌，警察一一盤查所有的員工，才發現幾乎全部都沒有身分證，老闆這時氣急敗壞的痛罵那位告密的員工已經來不及了，大家都說她實在壞透了搞得大家跟著遭殃。Wantong有位客人是海關警察，會常來捧她的場，心急的她趕緊打電話求救，沒想到這位常客卻說要幫忙可以但條件是Wantong得陪他睡，老闆跟警察說小姐沒有做S，但警察說如果不配合每個人就得付10萬銖，否則店就得關門歇業，如果Wantong離開也無處可去，因此老闆就拜託Wantong為大局著想配合警察，否則店就開不下去了，大家也會跟著失業沒飯吃。Wantong念及老闆多年的照顧，為了報答老闆，於是跟著警察去到一個像是度假村的地方，一進門警察就打Wantong，然後強暴了她，警察知道她是處女，被粗暴的對待以後，Wantong痛哭不已。

之後這位警察就以此為要脅經常來找Wantong要她陪宿，而且還不愛戴保險套，Wantong認為自己沒得病真是幸運，如果不跟警察出去，他就會到店裡來找麻煩，忍了一年多跑不了，Wantong沒身分證這件事老是困擾著她，後來和朋友聊天為了不再膽戰心驚的她還是想辦身分證，於是花了幾萬塊總算辦好了。有一天那位壞警察又來找Wantong要她陪睡，她心想自己已經有身分證再也不想受這種威脅，於是她跟警察嗆聲說她要復仇，警察一直以為Wantong是柬埔寨人，人在異國舉目無親什麼都不懂很好欺負，也不曉得她已經把身分證辦好了，Wantong告訴他自己是泰國人，不相信的話他可以自己去查，Wantong也說她恨死警察了不會輕易的放過他，警察原本不相信，要求看Wantong的身分證，她要他打電話到Mae Hong Song的警局去問，Wantong上廁所時警察還緊張的偷看她的包包，的確發現到身分證，警察半信半疑，所以當天並沒有強暴Wantong。也因此當天警察擔心的開車將她送回家，Wantong威脅說要向那位警察的上司舉發，她開始不怕警察，對方也從此再也不敢來了。Wantong唱歌六年以後存點錢，出去開了家投幣式的卡拉OK店，兼賣自製的飲料，有段時間還開了餐廳並且聘請員工，Wantong碰到一個老闆教她做菜，這家店叫做『Papa』，她後來找了一個股東合夥，生意很好，但因為發生了些問題所以結束營業，至於什麼原因Wantong並不想說。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在酒吧工作的朋友，Wantong會講英文所以就到那裡工作，她也到Empower去加強英文和泰文，努力學習及工作，也亟思如何讓客人滿意，賺

的錢雖然沒有以前多但是心理很滿足。現在的工作可以說英文，又可以認識許多外國人，3年以後她也成為Empower的志工，幫助不識字的姊妹教她們泰文英文，目前家中的環境也改善許多，她和母親之間的關係也逐漸改善，兄弟姊妹的感情也日益加深，Wantong收入較高也經常會資助他們改善生活，目前家人居住的房子和土地都是Wantong出錢買的，整個情況穩定許多。

外界總說性工作是不好的工作，但Wantong認為她別無選擇，靠自己努力賺錢她不認為有什麼錯，每個人都有自主的選擇權利，Wantong認為自己現在很幸福，她不在意外界的看法，這是自己的決定，每個人都有可能人生的期望落空，但Wantong認為自己仍是幸運的，已經達成了人生一半的想望，有身分證、有車、有房、有地，現在有了真的身分證不再有被騙的事情，曾經為了辦假身分證，Wantong倒楣的被關了好幾年，還因此冤枉的白白花了好幾十萬泰銖，後來也辦了戶口名簿。Wantong說目前單身，她想要有個丈夫共渡餘生，兩人共組溫暖的家庭，生幾個活潑健康的孩子，現在雖然有幾個交往中的男友，但真正深入可以成為伴侶的卻沒有，現在學英文泰文也都順利，可以當按摩的老師，也可以有能力自主的尋找追求的目標。她愉悅的說，有天開一家店也不錯，這就是Wantong。

她雖然不是跨國移動的性工作者，但即使是身處在同樣的國度，因為社會條件的差異，不管是階級或是族群，公民也一樣會成為被社會剝奪邊緣群體，一如Wantong看似是泰國人，但所面臨的困難境遇比外國人還不堪，為了辦身分證白白花費幾十萬塊不說，還受了幾年的冤枉的牢獄之災，聽來匪夷所思的人權事件，我卻在這個微笑的國度聽到看到不少類似的故事，Wantong並非單一個案，在泰北有許多性工作者是來自少數民族，因為資源和訊息的落差，她們來到都市求生存的路途經常是艱險萬分，被騙被害的不在少數，有很多迫害更是來自代表國家體制的公權力政府和警察本身。何謂異地？即使在一個國家領土之內，差距的存在，也會讓移動變得比跨國更為驚險艱難。

我經常會跟課堂上的社工系學生說，在英文裡面Sex Worker和Social Worker如果簡寫都是SW，可是就某個層面來說，社工人員被體制高度綑綁得服務政治機器、參與資源分配，可是我們身上擁有的自主性和靈活的主體卻大大不如性工作者。我的經驗歷程裡包裹了兩種極端的道德和情感取向，一個面向是大膽基進的性解放，並以此為謀生的職業，另一個則是鞏固保守主流的道德與社會價值，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與實踐歷程則是從中滋養了我對於這兩個極端的理解與差距。看著Victoria&Rosinha，我總是在想像我這樣中規中矩的人是活不出她們那樣淋漓盡致的，她們每天都在阻抗和污名當中打滾謀生找樂子，我則在既定體系裡面泅泳找空間喘息，我們有的是共同對於不義的對抗，可是選擇途徑和方式卻大大不同。Rosinha對其他外地落魄而來的性工作者關切行動，一如我對年輕社工以及所謂社會運動領域裡其他人的關注，得要學習移住性工作者的靈活和色彩，

才能更有能量去貼近街頭許多各式各樣的人。這也讓不同範疇、國界、種族和社會階級與位置的經驗有了交融彼此衝撞的機會，是這些不斷的際遇使得生命得以積墊和深化。

要簡化地勾勒出與上述移民性工作者的生命交會經驗是種挑戰，她們流離艱難的尋找生命出路的歷程，是幾十年的輾轉奮鬥經過，更是巨大的社會結構底下被逼迫生成的模樣，文字是有限的，我只能企圖用一些可以幫忙理解的媒介，讓這些生命歷程可以呈現。全球貧富差距的深遠嚴重剝奪底層人民的生存機會，人類向上移動的天性在卑微卻堅韌的人民身上體現的是一以僅有的肉身和動能跨界流動。移動的邊界一層又一層，在研究訪談中曾接觸來台灣從娼的印尼籍性工作者被遣返後，又滿懷希望的往所謂更進步美好的澳洲前進，她們身上的堅忍和不斷懷抱生存希望的勇氣讓人動容。每位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經驗也許是殊異獨特的，盡是豐厚深刻旋異流動的經驗，但透過其經驗和故事的整理，理解其脈絡；移住性工作者在人生風雨當中沒被摧毀倒下，就是違抗生命阻難的堅毅意志。透過生命經驗，描繪對其所存在世界中的人之情感、慾望、婚姻、子女、親友、勞動、社會關係、移動經驗與處境等等之意見與觀點，是庶民豐美力量的展現。

許多國家的社會經驗顯示，控管與嚴禁並非面對移住性工作者最合理的政策，移住性工作者也全非懷抱浪漫的遐想企圖想移民到討生活的國度。移動是一個複雜驅動的過程，當前台灣社會移民者政策上的邏輯與社會控制邏輯，都趨向於懷抱歧視及狹隘窄化的文化觀點，企圖以反『人口販運』的悲憐、罪犯監禁懲罰、社會工作保護管束與人道主義式的虛偽意識，都無助全球貧富階級內部巨大矛盾的解決，透過移動者的經驗與生命歷程的展現，是最為有力的反擊與控訴。

廖元豪(2005)在一篇名為『以反奴工論述挑戰外勞體制的可行性(三)』的文章中對於奴工的法律議題有很精闢的分析。他認為台灣社會勢必要被迫喚起意識，面對外勞所代表的國族-種族-階級的多重文化戰爭(culture war)。這套法律論述是從移工人權的角度出發，有別於主流對外勞問題的論述，「反奴工」將外勞定位為「權利主體」，是法律應予保護的對象。於是，國際移工不再是異形入侵者，也不再僅是台灣國家社會的施捨對象，而是跟所有台灣人一樣，都是有權(entitled to)主張法律平等保護，具有尊嚴的主體！

台灣的移住性工作者除了身處文化背景差異的生活處境以外，來自如中國大陸、東南亞或東歐等國家的經濟困頓環境面對移動必須背負的跨界冒險，除了各種違反法令所可能遭受的刑責以外，無法公開及壓迫緊縮的勞動條件、身處黑暗檯面下的性工作污名身分，以及在工作過程中的各種大大小小加諸的損害等等，萬一面臨被逮捕即可能遣送出境並且面臨刑責等處罰，這些加總起來的艱險都揭示了移住性工作者在台灣面對的不人道處境。此由國家發動的迫害看似保護所謂本地社會的利益，實則造就更多的非人待遇現實，社會得負擔更多的成本來承擔



錯誤政策的不利後果，例如監獄對移動者監禁的政府預算、不肖業主利用法律漏洞剝削第一線的移住性工作者，因為其不合法的身分及處境反而使不當的第三者利益集團可以從中上下其手等。在我接觸的移住性工作者當中絕大多數都處於盡可能的封閉狀態，即是充分反映了國家管控錯誤造成的嚴重扭曲生態，這對勞動者來說只有害而無利，因為孤立的處境更易使其陷入利益被嚴重戕傷的狀態，這不會遏止移動，只會造成更嚴峻的社會挑戰。

## 第六節 結論

貧窮、人口販運、女性、母親、家庭、性工作等環節串聯起來，社會處境中的個別自身與貧窮和移動有著緊密的連結關係，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構形具體描繪了結構環境下壓迫的性別自身。如同長期投身移工運動的顧玉玲（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認為『異質化的移民，應該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正面力量，而非負擔。從移工主體出發，「弱勢」是處境，而非本質。正是不當的制度設計，陷令他們置身弱勢處境，飽受剝削、無以發聲。但個別的移工莫不是儲備膽識、飄洋過海以改變現況的積極行動者，他們不是等待救援的一群，而是奮力撐出遷移條件的開拓者（顧玉玲，2010/9/30，中國時報）。』

從家庭與階級的延伸，企圖翻轉命運及出身力抗命運的安排，被社會與國家編造的處境，卻因為想要扭轉制度壓迫的行動遭受打擊，階級就像一堵看不見的圍牆阻隔人們的各種政治想像與生活資源，國家設立的邊界則是具象的建構人民差異與移動的壁壘，關注移住性工作者的命運是情感上對家之想像的多重願景，是對多元文化力量的展現，是『打開人們對勞動與移動的政治想像，也許不是二擇一式的國籍認同，也許是自由地在邊境上遊走、勞動、不落籍一地的互助生活，不受歧視性政策的控管，超越國籍與種族的劃分，公共政策的決定權屬於所有生產者與勞動者……（顧玉玲，2010/9/30，中國時報）。』何處是家？也因此展開了豐富的探索歷程，再也不是框限一地的處所，一攤死水的癱瘓之地，而是擷力抵抗的翻轉基礎。

從上述移住性工作者的探究歷程，理解移住性工作者的移動圖像及其生命處境，從自身的經驗連結到移住性工作者的邊界跨越，在在說著移動是人的本能，也是力量的體現，那是不甘心看著自身與家人擱淺癱掉的反身慾望，於是採取行動跨越人為的預設邊際，然而慾望是邊界控管不了的，猶如歌手張韶涵最近的一首曲子歌詞『跳，想跳過烏雲後，站到了世界的面前，飛，想飛過黑夜後，我有的燦爛都被看見。』因為移動才有發展的機會，生命的烏雲及困頓才有脫身的可能，也在挪移的歷程中體現社會制度的粗暴及烙印，所以移動者的自身聯結成翻轉文化壓迫的網絡，移住性工作者的經驗現身，正是抵制的最好武器。

藉由移民管制或人口販運法等法令網綁，企圖罪犯化移住性工作者的遷徙，事實證明是徒勞無功的，這一點從仍然駱駝不絕的移動現象即可看出。性工作本身就是具備高度彈性不受空間束縛的特定產業型態，質變、量變、形變的機制得以因應各種政策與生態的調整，制度性條件的擠壓雖然讓移動的困難度提高，冒險的成本更加艱鉅，但是這一切是阻隔不了移動的。國家應該思考如何面對移動及性工作的態度，除罪化並且盡可能拔除對於加諸在移住性工作者身上的各種逮捕、監禁及刑責甚至國家邊界政策的釐清，更清楚的分辨貧富階級與移動之間的政治社會關聯，扣回到每個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構形當中，每位移動者背後都象徵了一個人移動的脈絡、背負一家人的生計與對未來前景的深切盼望甚或一群人的生存鎖鏈關係，更深廣的推及到一整個國家社會的資源分配與階級結構的矛盾問題。這些巨視面的文化衝突不被解決，跨界的移動是一刻也不會停歇的。

自個人移動的生命經驗出發，探究從固定到移動轉移的大趨勢是不可避免的，重點在於透過移動的管制如何理解階級差異和資源分配的問題，移動是沒路找路的一種跨越，對一個社會中的富裕階級來說，移動不會成為議題，但卻可能是貧窮階級唯一的翻身出口。在與移住性工作者接觸的過程中，我才能更深刻的看見自己一家人移動的生命路徑和社會處境的選擇，社會條件是堆砌鑽研的過程，如果國家提供更開放自由的管道，跨越階級障礙就可以更為減輕一些。嚴格說來邊界管控維護的仍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利益及慾望，所有的移民犯罪云云，只是一種代罪羔羊的說法，移民與移住性工作者對社會的貢獻必須被正視，該被檢討的是國家政策的偽善與資源分配不均，而非跨界者的移動選擇及翻轉壓迫的動能，透過生命及移動經驗的說話與看見，正是這篇文本想要展現的社會對話。

#### 參考文獻：

立報 (2008)。2008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lihpao.comnews/in\_pl.php?art\_id=16974。

台北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2001)。百年公娼，台北再見。台北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出版。

夏林清 (2004)。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應用心理研究。第23期。2004 秋。131-156頁。

夏林清譯 (2004)。Schon, D. 著。反映的實踐者：專業工作者如何在行動中思考。台北：遠流。

聯合國 (2009)。《跨越障礙：人員流動和發展》。《2009 年人類發展報告》。

聯合國(2009)。《2009 人類發展報告》聚焦人口移徙問題(6:53)。2009年10月5日。<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

顧玉玲(2010)。2010/9/30。勞動與移動-打開其中政治想像。中國時報。

顧玉玲(2010)。2010/9/30。異質化移民應是力量而非負擔。中國時報。

甯應斌(2004)。性工作與現代性——現代自我的社會條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3期。2004年3月。頁85-143。

### 英文部分

Castells, Manuel(1996)。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The Information Age, vol. I)。Oxford:Blackwell。

Castles, Stephen (1998)。New Migration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Paper based on a talk given to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Programme。School of Ge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Castles, S.(1992)。‘The “New” Migration and Australian Immigration Policy’ , in Inglis, C., Gunasekaran, S., Sullivan, G., and Wu, C. (eds.) Asiana in Australia: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Sydney: Allen & Unwin。

Castles, S. (2000)。Ethnicity and Globalization:From Migrant Worker to Transnational Citizen。London:Sage。

Held, David et al.(1999)。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Polity。

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1993)。The age of migration: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Palgrave Macmillan。September 28, 1993。